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九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晉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分門古今類事卷九

相兆門上

公孫見子

魯文公元年春王使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後八年敖奔莒魯人立文伯文伯乃穀也穀之子蔑是謂孟獻子蔑之子速是謂孟莊子速之

子羯是謂孟孝伯羯之子貜是謂孟僖子貜之子何忌是謂孟懿子何忌子彘是謂孟武伯九世為卿故曰食子謂奉祭祀以供養也十五年穆伯卒於齊難乃立為惠叔乃請收而葬之叔服之言豈不信而有驗歟左傳

黥布當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罪有論輸作于驪山陳勝起與驪山徒數千人屬項

梁梁死布常為項羽前鋒遂封布為九江王都六後歸漢立為淮南王南面而立果膺裂地之貴當刑而王其相已定於卑微之時矣聞而戲笑者能無愧乎 漢史

衛青封侯

衛青字仲卿父鄭季以縣吏給事陽信侯家季與僮衛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得幸武帝故冒姓衛氏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嘗以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

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及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聞子夫幸妬之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欲殺青其友公孫敖篡之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由是益顯後將軍擊匈奴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封長平侯拜大將軍子孫皆侯貴盛莫比鉗徒之言豈不信哉西漢

鄧通穿衣

鄧通蜀郡人為黄頭郎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而上之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之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悦尊幸之日日異賞賜具萬以十數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説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通錢布天下其富如是後為太子心恨及景帝立免通家居居無何人告通盜鑄錢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

公主賜通吏盡沒之一簪不得著身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一錢寄死人家一如相者之言嗚呼文帝以天子之勢猶不能使鄧通免於貧餓乃知貧富素定區區人力不可得而變也西漢佞幸傳

亞夫餓死

周亞夫太尉勃之子也為河内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柄貴重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

代我何侯乎然既以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負
指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允絳侯勝之有罪
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條侯景帝時為太尉
將兵破吳楚五年迺為丞相後以爭立太子事上疎之
謝病免相居無何坐買甲楯下廷尉獄不食五日嘔血
而死許負之言竟無毫髪之差非前定而何 西漢

李固奇表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

龜文公侯之相也後果為漢太尉漢太尉三公也范煜漢書

張裕撫鏡

蜀郡張裕善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其必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後果被誅故劉孝標謂撫鏡知其將刑其兆發於前期信哉蜀志

羊祜建功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嘗遊汶水之濵遇父老謂之

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其所之祜後建平吳之策卒時年五十八後二歲而孫皓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因以尅定之功祭告祜廟以此而驗汶上老人之言則已素定於六十年前矣功名之際豈可僥倖其或成哉晉史

周陶略同

周訪字士達家于廬江潯陽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

壽周得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後訪為梁州刺史都督梁州諸軍年六十一卒侃為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年七十六陳訓之言位皆方嶽上壽下壽皆驗矣以此知無一而不前定也晉史

馮妻共見

唐婁師徳為揚州江陽尉馮元常亦為尉共見張同藏同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即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後馮為浚儀尉高宗時擢監察御

史飲南道廵察使位至尚書左丞晝終不敢取一錢位至納言家極貧匱以此知官之崇卑家之貧富皆前定不虛也朝野僉載

欣泰傷額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才三十後忽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之相矣然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焉後果為雍州刺史年三十六而卒南史

昭達眇目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少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因醉墜馬鬢前小傷昭達喜問相者曰猶未也及侯景之亂為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必富貴及景平陳文帝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輩後為開府儀同三司南史

沈攸秉舟

沈攸之字洪先吳興武康人初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

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共上埭岸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此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為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南豫州刺史皆如其言大抵富貴貧賤皆注定於禀生之初而形於相貌之外惟精於術者始得而知之許劭嘗云懸絲於牖望之百日則其絲久而愈大又懸五彩絲望之百日久而顏色愈明然後可以覰人之形氣今之偷妄輩求衣食妄言人之形神禍福安足信哉南史

安仁封侯

李安仁蘭陵人也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明帝嘗目安仁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後齊祖即位安仁為中領軍封康侯國家容事上唯與安仁論議武帝即位加侍中富貴極于一時自致榮寵如相者之言其後安仁欲尋相者竟不知此人所在豈神靈託相以告之耶南史

管輅不達

管輅字公明嘗自謂其背無三甲腹有三壬非貴壽相後果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梁武帝嘗與諸名賢歎其奇才而位不達劉孝標謂士之窮達莫非命也乃作辯命論以述其旨曰世固有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者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文選

建平術驗

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魏太祖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

軍壽八十至四十當有厄謂夏侯威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亦有厄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封藩國至五十七必厄於兵宜防之後文帝至黄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昃設酒曰吾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及罷客後合瞑疾

動夜半卒壉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内歘見白狗問之衆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急游觀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一何妙哉三國志

天綱術驗

表天綱成都人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蘭臺學堂全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就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而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

淹果入天策為學士珪太子中允挺為右武帥武德中俱流嶲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三品難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岑文本曰眉過目文才振海内雖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兆文本後果至中書令尋卒見竇軌曰後十年且顯立功在梁益軌後果為益州行臺僕射見房元齡李審素曰房大富貴李欲得五品即從房求之李不信之後房為宰相李為起居舍人卒房言於帝以五品官贈之武后幼天綱見

其母曰夫人必生貴子乃見元齊元奭曰官三品保家人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抱以見紿曰男天綱視之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見張行成馬周曰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壽不長也張晩得官位宰相高士廉謂曰君後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禄已絶不合更有及夏四月數盡如期而卒其精微不可具紀同時有張憬藏者技與天綱並摭遺集

憬藏術驗

張憬藏長社人也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位刺史無有禄矣儼使高麗囚居土室六年還為蒲州刺史歳如期名掾吏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靖賢清占答曰劉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當客死仁軌為尚書僕射賢曰我三子皆富田宅何客死俄三子盡喪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往見之乆不答乃大怒曰窮通貧賤自

屬蒼蒼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追還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廸秀杜憬佺從之遊憬藏曰三人皆宰相姚最貴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後數日貶台州其驗甚多不可盡載至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撫異集

梁鳳術驗

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載兵起君當以御史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

國晃妖其言絶之俄而安禄山反晃以御史中丞召問以三日答曰雒日即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晃遂相又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吏榜之吏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毁服紿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鳳曰李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後揆巳相乃擢盧吏部郎中夫自漢至唐能以相技顯于世者如前數子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絶藝故備録之以為浮躁者之戒

定命錄

禄山異聞

唐明皇朝退召禄山陞殿用銀㚒小杌子賜坐詢問甚久方令引退肅宗因暇陳曰自古正殿人臣不可坐陛下縱愛之但加之禄秩賜之金帛可矣明皇不荅異日朝退又召禄山賜坐肅宗乃懐疏伏於寢殿青蒲上曰臣於家與陛下父子也於朝與陛下君臣也至親切無如君臣父子矣臣嘗言正殿人臣不可坐陛下又召禄山賜坐金口詢問移時方使去是臣言無所用且臣位

為太子更欲何圖若坐視朝廷之禮有所不正而不言是臣陷君父于有過之地則臣之不忠不孝之罪可知也因泣涕交下玄宗遽命引起辟去左右撫其背曰是非吾兒所能知也此子有奇相吾以此厭之也肅宗曰若然則何不殺之玄宗曰殺假恐生真肅宗乃還東宮私念默求計以殺之一日召禄山飲乃先教宮人曰若吾索壽酒汝當進鴆禄山至酒數行肅宗曰將軍與吾家親愈骨肉義極君臣然將軍亦謹厚吾頗喜也今日

願與將軍為壽乃命左右進壽盃祿山舉之將飲適會鸛嘴銜泥墮盃中祿山乃不飲復置盃於坐起曰臣蒙殿下賜酒已醉乃再拜而去初祿山生於南陽李筌為鄧州刺史嘗夜見東南有異氣明旦呼吏詢其所乃得牧羊胡婦之子筌見之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曰不可此牧豎必於國為盜古有之殺假恐生真矣 摭遺集及唐宋遺史

姚崇甚貴

陜州刺史王當有女甚愛之集州縣文武官令善相者擇壻相者曰此無貴壻惟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遂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二好獵都未知書嘗詣一親表飲遂遇相者謂之曰公甚貴異日必為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鷄折節學仕為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後為同州刺史先天二年明皇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外者詣行在帝密召崇既見帝曰公

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以鷹犬爲樂遇相者令無自棄今猶能之帝喜乃沿天下事衮衮不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乃說帝十事而後輔政爲開元名宰昔人嘗云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觀諸姚崇輩以驗相者之言無一而不應孰謂相之可非乎

唐史

景融坐廳

陸景融爲新鄭令有客相之曰公從今三十年當爲此

州刺史然於法曹廳上坐陸公不信時陸公記法曹廳有桐樹後三十年果為鄭州刺史所坐廳前有桐樹因問之乃云此廳本是法曹廳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廳為刺史廳乃知昔日之言方應定命錄

艾頴登第

艾頴侍郎少貢入京途逢一叟曰子相甚貴當登第授以書一策乃左氏頴異而熟讀之及禮部試鑄鼎象物賦出所授書頴喜甚援筆立成若有相之者果登第致

錢鏐非常

錢鏐臨安人少有大志縣録事鍾起諸子與鏐善而起常禁之豫章有術者言斗牛間有王氣乃遊錢塘以相法求其人鍾起與術者善乃名縣豪令視之皆言其非一日起諸子與鏐會而術者適來望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乃名鏐使熟視之術者曰君之貴必因此人乃慰而遣之自是起頗厚待於鏐時時賑其窮乏後鏐王

錢塘宴父老于里中山林皆覆以錦繡起父子並列貴仕焉唐玠遺史

張相夢應

張商英元祐丁卯二月夢遊五臺山金剛窟平生耳目所不接想慮所不到覺而異之時為開封府推官以告同舍林材中材中戲曰天覺其官并州乎後五月商英果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事材中曰前夢已驗勉矣行焉人生事事預定何可逃也八月至部十一月即詣金剛

寤驗所見者皆與夢合信乎材中之言人事之預定矣

詹玠遺史

分門古今類事卷九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

相兆門下

班超封侯

班超少時有相者曰子雖布衣諸生當封侯萬里外超問狀相者曰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果立功西域封定遠侯後漢

王暉懐刃

趙温善袁許之術武將王暉事蜀先主有功為一二貴臣所抑王銜之一日遇趙温温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但君將來當為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王乃出一匕首曰今日欲殺數子便自裁不意逢君請止後果為郡守三任遷秦州節度如温之言皆前定而形於相也成都記

鍾輻亡家

江南鍾輻者金陵之才子年少俊邁遇一老僧相之曰

先輩壽則有矣及第則家亡記之生大怒曰吾方掇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時樊若水女才質雙美盛愛輻之才而妻之始燕爾科詔遂下時周都洛輻入洛應詔果中甲科方得意狂放不還携一女僕曰青箱過華州之蒲城其宰乃故人延留之數日時盛暑追凉於縣樓醉寢是夕醉夢其妻出詩一首為示怨責頗深詩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多少地一去不言歸夢中戲答一詩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

家春已半海棠千樹欲彫零既覺遽歸裝將至采石渡青箱暴卒生感悼忽忽藁葬於一新墳之側急圖到家至荆門巷空閴妻妾巳亡數月訪之親鄰妻亡之夜乃夢於縣樓之夕也後數日親友具舟携輻致奠於葬所即青箱藁葬之側其墳不植他木惟海棠數株花葉彫謝正合詩中之句因拊膺長慟曰信乎浮屠老師之言及第家亡之兆矣因遂不仕隠鍾山壽八十餘卒嗟夫禍福壽夭莫非前定而海棠之千樹亦復兆於詩句以

此知一草一木皆有定數非人力所能及也潘佑集

王顯夕死

唐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子陵之舊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顯因奏臣今日得作繭否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顯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房玄齡曰陛下既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乃授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暴卒嗚呼靡顏膩理哆嗚顣頞形之

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歳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至於壽夭窮達獨曰由人不亦散乎朝野僉載

中立為將

唐杜羔字中立少年時贍於財産他無所長其徒與之遊利其酒炙其實陵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客有善相者歴覩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為將矣一座大笑中立後尚真源公主為滄州節度使果符相

者之言嗚呼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昔公孫弘主父偃對策不第歷說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其詬恥為何如哉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遂窮極富貴聲馳海外非先愚而後智前非而終是也蓋亦榮悴有定數非人力之所名自古皆然何獨中立而已乎玉泉子

李寬三無

李寬為常侍有門下士姓盧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據其面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公初有數子皆先卒有

屋未嘗還鄉安居死於舟乘舟而歸舟破沉其骨焉金華子

冀公十全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齊賢時為江南漕以書薦謁錢希白易希白方以才名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跼促門下因厲聲語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公曰不知何人若形與聲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頗邀之庶獲一見錢名之冀公卑微

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錢公茂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瞻視巽公起術稽顙興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公戲之曰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弔所不完者但無子爾錢公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願公無忽後錢公方為翰林學士而巽公已真拜矣朝野雜録

种放帝友

种隱君放方少時與弟文往拜陳希夷陳邀放内堂慇懃睥睨以一絶贈之曰鑑中有客白髭多鑑外先生識也麽只少六年年六十此中陰德莫蹉跎种都不曉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子貴為帝友而無科名晚為權貴所陷若寡慾可以滿此數种因不娶真宗初詔至闕稱旨以司諫奏十議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十餘人具表乞臨上意未決名种至行在以決之种奏大

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𢇁事秦漢侈
心封禪羣嶽更臨遊別都久抛宗廟於孝為闕不便一
也百司供擬頓仗事繁晚春蠶麥已登深廢農務不便
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况九廟
乎陛下宜深念之三不便也上正色悚然曰臣僚無一
語及此放曰近臣但顧扈清蹕行曠典文頌聲以邀巳
名陛下當自悟於清衷也翌日還闕真宗欲放從駕放
辭上曰非久當名旣而大臣深忌之恐還闕後必召放

乃先布所陷之基使雷有終諷之曰非久朝廷必召愼
勿輕起以存隱節徐章一奏乞覲以間鑾輿還闕良苦
乃君臣之義也种然之上還京欲召放大臣奏放必辭
乞陛下記臣語往往自乞覲詔下果不至上已微惑後
半年河陽孫奭奏放請覲上大駭召執政曰率如卿料
由是寵待遂解是年亡种少時有瀟湘感事詩曰離離
江草與江花往事洲邊一嘆嗟漢傅有才終去國楚臣
無罪亦沉沙淒涼野浦寒飛鴈牢落汀祠晚聚鴉無限

清忠沉浪底滔滔千頃屬漁家誠先兆也然當時陷放者雖自以為得計不知陳希夷已言於少之時矣是則命已定特假手於權貴也可不信哉雜録

若水公卿一說白閣道者事見此卷後

錢文僖若水少時謁陳摶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請子却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於爐傍錢揖之僧開目微應無待遇之禮三人者默坐久陳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骨錢公起

陳戒曰三日却來錢如期謁之搏曰吾始見子神觀清爽謂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不敢奉許名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他日必為貴公卿耳錢曰其僧何人曰麻衣道者雜錄

乖崖鬢瘡

乖崖公張詠太平興國二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有河東之舉公賦云包戈臥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協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既而有司以對偶

顯失黜之選胡旦為狀元公憤然欲學道陳希夷相之
曰必為貴公卿一生辛苦譬如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
而中庖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以詩遺曰征吳入
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
謝鬢邊瘡初不曉其旨後二年公乃及第兩入蜀定均
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之叛此征吳入蜀
之驗也累乞閒地不允後以鬢瘡乞金陵養疾方許希
夷之言一一無差誤初公在蜀與一僧善及歸僧送至鹿

頭出一書付僧曰收此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請於官對衆開之慎不可私發並不待其日者有禍至大中祥符乙卯歲僧乃詣府陳之知府凌策侍郎集從事共開之乃公真容手題曰詠當血食於蜀後數日得報公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未捐館前公舊與逸人傅霖善霖隱不仕公後中第曰光顯散遣親密四方求霖三十年不可得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戀輕肥後一日臥鈴閣有被褐騎驢者叩門曰語

尚書青州傅霖來閽吏入白公驚喜出迎責吏曰傅先生汝敢姓名呼耶霖笑曰别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何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故來報子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乃去後一月公薨此足以見出處生死皆有前定非復由人也筆談及西清詩話

師德跛足

袁客師天綱之子也傳其父業嘗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

岸私語曰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但少留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髙明跛一足負杖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内吾儕無憂登舟而發至江中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驅驢丈夫乃婁師德也後位至於納言焉成都記

元景大貴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少時貧苦嘗行至都下遇大雷雨日暮寒甚頗有羇旅之嘆岸側有一老父自稱

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敢更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後果貴求向者老父不知所在以此觀之富貴早晚皆有前定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困而終吉得之咸本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修己俟時可也安用戚戚於貧賤哉南史

李嶠不富

李嶠幼有清才兄弟三人相者云皆不過三十嶠已長成母甚

憂之相者又謂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不永恐不得過三十其母大戚留相者使與嶠連榻而寢至更深李睡已熟相者視之無喘息氣以手候之鼻下氣絶大驚良久候其氣乃在耳中遂撫而告之曰得之矣因賀其母云郎君必大貴壽乃是龜息但貴壽而不富耳後至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苦貧後帝幸其宅見嶠卧青布帳帝曰相國如是失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其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富

故寢不得安帝嘆息久之任令用舊者乃安寢夫嶠既為相位極人臣不為不貴矣而一羅帳不能當之以此而驗相者之言謂命非前定可乎唐遺史

錢楊知人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當時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後簡果於天禧中舉進

士第一甲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忻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云歸田録

曹瑋知人

天聖中曹瑋以郎鎮定州王𥈭爲三司副使疎決河北因徒至定州瑋謂𥈭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

為秦州時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貿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為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為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墮吾民今又以此殺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為中國患其當君為樞密使之時乎盍自今學兵法講邊事駸雖受教亦未必甚信也其後駸果與張觀陳執中同在樞府元昊叛楊義上書論亡

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去畯之孫為黄門壻具言之若曹瑋者可謂前知矣毗陵後集

薛展狀元

薛展為兒時有相者曰此兒必為狀元及應進士舉與侍郎李紓有隙常為所抑後李知舉薛欲東歸相者又曰君今歳為狀元决矣由是乃止及策試排牓乃翰林學士壻趙日華為狀元朝列疑之諭李改去李不覺遽寫薛展二字既奏名方悟其夙怨翌日展謝李曰天假

吾手非子之才由是觀之則命已前定雖讐敵之家亦不得而改也國史補遺

薛邕列曹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崔造為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三人一同會有善相者張初繼至薛問張曰只此座中有宰相否答曰崔姜二公宰相也且同時崔反在姜之後已而姜為京兆功曹俄為翰林學士時朱泚帥涇原得軍民心姜上疏請為之防疏入不報及泚反德

宗悔不納姜言於行在鄜拜姜給事中平章事崔吏後半年累拜相與姜同時薛竟終於列曹而已唐宋遺史

禹偁易名

孟蜀禮部侍郎范禹偁彭門人少不檢以飛走為事忽有一道士訪之曰子國家名器也何不讀書以取禄位須是改易姓名必及第矣候至戊年後歸本姓善自保愛問其名曰我安法尚也既出門失所在范感其異因入丹景山讀書乃改姓張舊名鍔改禹偁是時蜀無科

塲遂吏書入洛長興二年於考功盧華下及第歸蜀授監察御史果於戊年復歸舊姓上蜀丞相狀云昔遇至人令易本姓往年金牓誤題張禄之名今日玉除原是范增之裔禹偁後終於翰林學士詩話及駭聞集

東之竒才

張東之任青城縣丞年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黜則天令於所黜人中更擇有司奏一人書寫不中程故黜之則天覽畢以為

奇才名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収上第又為狄仁傑姚崇共薦驟拜鳳閣鸞臺平章事以誅二張功封漢陽王定命録

胡旦制誥

胡狀元旦直館在京時五月一日名羅齋僧一人齋時越州海慧大師仲休在座其僧老且傴胡問有何藝僧曰薄會人倫胡曰某去知制誥遠近曰稍近然不利草著贊洗制恐有禍如何回避得胡笑而侮之曰妖人也

食訖而去其冬入西掖凡三貶官皆是草著轉賛善大夫制詞訖即被攝去第三度貶時數日前京師内外諠諠傳胡舍人獨有鞍馬之賜果自兵部郎中知制誥貶安州司馬同前

盧相敗土

盧多遜之父億任秘書與李文公多來往一日多遜同見李公因同坐盧面目塵埃垢汚顏色蒼黑李詰之盧曰自少如此遂廵有兆山供養主來一龎眉老僧云善

袁許術見盧面色笑曰此敗土色及第則變而潤澤便歷華顯須是持心正平事主忠孝不如是則敗土之色再來却望應舉時不及也自是盧登上第歷兩省以至叅大政入相其面色潤澤肌體明瑩而盧之心乃大行憎愛所為多不法太平興國八年事敗南竄二十年清潤之色頓去敗土黑色宛然不異舊時路人指而驚曰非盧相之面也李公憶老僧之言嗟惋久之洞微志

若水見僧

鄧州觀察使太傅錢若水雍容文雅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集賢殿學士其日錢希白賀之留坐後廳因云某之此命蓋亦前定夜來方思二十年前白閣道者之言固不虛矣詢之乃曰某初應舉往華陰謁陳摶先生蒙倒屣相接坐定數目某欲問而中輟者數四賓主情未洽但啜茶而退臨别執手約後十日相訪至期延入山齋地爐中先有一僧擁衲對座良久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但能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陳

又云此人在太白山累歲方一到耳某欲再求一見終不可得人生萬事固知不可以力取矣見洞微志此事與雜錄大同小異故兩存之

韓丕甚貴

諫議大夫韓公丕未應舉時嘗在洛京有紫閣院主僧宗淵能知人見韓曰秀才甚貴且速達後樞密副使錢若水亦見僧僧驚曰前見韓秀才訝其速達今見錢秀才又速於韓當居其上及錢赴舉韓已知制誥及錢登

第為同州推官入直史館韓公猶在制誥之職無何韓遷翰林學士錢曰吾方直館而韓已在翰林僧言妄矣不久錢知制誥而韓遷諫議大夫罷職錢乃代焉真速而居其上也仕宦遲速信有前定彼躁進之士一或不調見他人居其上則鬱鬱無聊可謂不知命者矣秘閣閒談

齊丘早退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説然亞夫下獄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生齊丘登相

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陳覺謀干紀事乃餓死於青陽南唐近事

歐陽省元

歐陽文忠公舉進士試尚書省為第一人與刁學士約飲於茶肆近座有數僧私語刁疑問之衆指一僧能相適方竊議二君刁問文忠何如僧曰此省元也刁曰作狀元耶曰不第二曰不第三曰不第四第五耶曰不故事省試第一人御行不出第刁曰然則如何曰當在第

一甲但不髙爾登科之後萬苦艱難十年始改京官自此以後當富貴然有名無實刁勃然曰無文章耶無德行耶曰非此之謂也有富貴之名無富貴之實雖居大位不得享其樂語已罷去殊不以為然旣而唱名果在第一甲之末為西京留守推官三年名試文入高等故事改官供職而執政者不悅止除館閣校勘久之有後命三年改官尹師魯不喜數術聞而笑之曰六年後為京官狂僧妄言矣未幾貶夷陵十年方為太子中允自

是繼歷清要遂參大政遭劾貶黜遷徙不常而內苦死喪疾病皆如僧言幕府燕閒錄

堯封幕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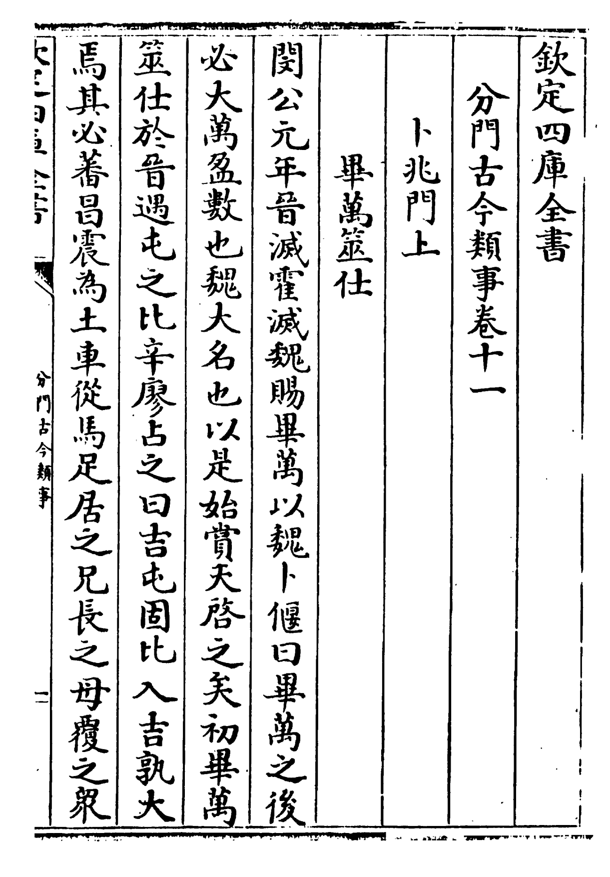
張堯封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見之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後堯封進士及第果終於幕職堯封乃温成皇后父也后既貴累贈堯封太師中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知官禄之前定也歸田錄

子履不壽

嘉祐初王文公陸子履同在書林日者王生一日見兩公言介甫自此十五年出將入相顧子履曰陸學士無背仕宦齟齬多難且壽不滿六十官不至侍從後皆如其言子履死後家人悉夢云帝命吾同宋次道修官制凡吾平生所著職官書可盡焚之未幾朝廷果修官制焉文公在金陵追傷子履詩云主張壽禄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用管輅吾背無三甲腹無三壬及韓退之

仙官勑六丁雷電下取將此雖故事而三甲六丁儼若天成至如日者之言與官制之修後皆符驗以此知天下事無一而非前定也西清詩話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一

卜兆門上

畢萬筮仕

閔公元年晉滅霍滅魏賜畢萬以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

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後萬之孫魏犨為晉卿武子是也自犨至斯遂三分晉室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遂命為諸侯後之議者謂三晉列於諸侯乃天子之命而不知其兆始於畢萬乃天命也命既前定雖欲不許可乎左傳

懿氏卜妻

初懿氏卜妻陳敬仲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

與京初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陳哀此其昌乎及昭公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于齊自敬仲至桓子正五世矣又至哀公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乃敬仲八世孫也懿氏之卜周氏之筮蓋已先定二百年之前矣豈偶然哉左傳

季友為輔

魯季友莊公母弟也將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嗟夫季友之生為魯國輔佐固係於天命而友之名先見於楚丘之卜與季友之手自然成文名亦由天定耶左傳

晉侯食新

魯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壞寢門而入及覺召桑田巫

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名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子柳子謂巫新麥以為讖果不得其所餐信乎一飲一啄皆有前定也左傳

管輅占驗

魏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廣平劉奉林妻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矣輅占之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時林謂

不然而婦乃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見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一卦卦成曰爻吉不為怪遷官之證其應行至頃之遷江夏太守嘗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人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偶射鷄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典農王洪直有雄雉飛來登直内鈴柱上直大不安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果遷渤海太守後吏部

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謂輅曰君為作一卦知位當三公否又問夢青蠅集鼻何也輅曰君侯位重山岳而懐德者少夫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輅還為其舅言之舅責其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畏十餘日晏颺皆誅其舅乃服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甚厚當富貴乎輅歎曰吾自知有分耳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不見汝婚嫁兒女也吾命本在寅加月蝕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後

明年二月卒年果四十八云三國志

郭璞占驗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妙於陰陽算歷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歎曰嗟乎黔黎將湮于異類桑梓其剪為荒壟乎遂避地東南有鼫鼠出延陵占之曰此郡東南有妖人作逆者後當更有妖樹生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妖人期明年矣已而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其年果盜殺吳興太守袁琇璞甞

自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有姓崇者譖璞於王敦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又問璞曰吾壽幾何答曰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涯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敦怒收璞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下既而果然初璞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問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璞曰但取後自當知至是果此人行刑嗟夫郭璞之術為人厭勝無不奇中自知當死而卒不免南崗之誅豈非生死前

定非厭勝可免哉晉史

戴洋卜數

戴洋字國流吳興人妙解占候卜數人問洋曰或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佩當是否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玘以明年七月晦日亡司馬颺坐吏免官洋曰卿雖免吏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為太山太守振武將軍颺賣宅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為徐

龕所逼不得之郡其他占驗甚多具見本傳不可悉録令止取周顗之死司馬之遷者以見一死一生一官一職一行一止莫不先有定數人力區區皆無益也使奔競躁進者觀此而稍安義命不亦善乎晉史

卜珝知死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

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翊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翊曰吾此雖當有帝王主終不復奉兩京矣瑯琊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翊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翊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禄大夫翊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

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翊答曰并州乃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翊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翊使持節平北王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翊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晉史

麻襦天馬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石季龍時在魏市中乞丐言語

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至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送詣季龍與共語乃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季龍乃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適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殺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為天馬之應云晉史

嵩貞算壽

漢安定嵩眞善筭術成帝時人常自筭其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記之後乃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別有一日今果差一日死有餘恨矣其後三國時有趙元達者亦精於筭術閒居引筭自校乃歎曰吾筭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妻數見其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之意乃更筭云向者謬耳尚未也後如期死嗟夫人之生死不離定數何二子之妙一至於是耶見西京雜記及三國志

江謐棊卜

江謐字令和仕宋為鎮北長史武帝即位不預顧命甚怨望帝知之除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乃奏謐罪賜死果以金甖盛藥鴆之非偶然也南史

尹思月占

尹思晉人也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視之曰今年當大水月中有人被蓑帶劍思出自

視之曰今年將有兵亂月中人乃帶甲仗矛耳後果如其言異哉葛稚川神仙傳

文育得銀

周文育字景德仕梁為開府儀同三司微時嘗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又謂曰君須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文育後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遂勝之果得銀二千兩遂南還武帝壽以麾下配之屢立功封壽昌縣公如卜者之言

云南史

淳風推象

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太宗密名李淳風訪之淳風曰臣推玄象已定矣其人見生在宫中從今不滿四十年當有天下而夷唐之子孫且盡太宗曰吾求疑似者殺之何如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死枉及無辜且更四十年而老老則慈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絶唐若殺之為讐更生少壯多殺而逞則唐

之子孫無遺種矣帝遂止其後武氏之禍果四十年操殺生柄刬制天下誅大臣宗室遂攘神器而有之然卒復唐室者葢天命已定不可改也淳風之言史臣稱其有益於時與迂泥矜神詭亂幻怪者異矣感定錄

滿師九宮

西京太平坊法壽寺有滿師善九宮大理卿王璿嘗問之師云公某月當改官似是中書門下嘗近玉階者璿自謂黄門侍郎未可得若給事則已過矣常疑之後乃

改為金吾將軍果侍玉階之前非前定而何兩京記

處謙星算

扶風馬處謙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曰我有秘法能從我學乎乃隨往至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因戒之曰子有官禄至五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得訣甚驗趙巨明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問享壽幾何對曰王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薨四斤八兩即七十二兩也馬官至中郎果五十二

而卒云 瑣言

道茂請判

桑道茂善太乙遁甲術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使可容萬乘帝城之人莫知其故朱泚之亂賴以濟道茂嘗賫一縑見李晟再拜曰公將來貴盛無比我今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書具姓名署其左曰為賊脅迫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曰第言准狀赦之晟勉從又

以繐易晟衫請題衿膺曰他日為信再拜去後果為朱泚所污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乃為奏原其死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乃以鐵埋其下曰後有發而死者至太和中温造居之發鐵而造死李明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亦大鎮子孫百世明果卒後其子石相文宗福歷五鎮諸孫皆通顯焉閒話録

庭芝貸死

竇庭芝與日者胡蘆先生相善一日謂庭芝曰君有大禍非過黄中君鬼谷子不可救教庭芝物色求之得李鄴侯泌傾家結之未幾朱泚亂庭芝陷賊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特貸其死德宗云黄中君蓋指朕謂卿為鬼谷子何也劇談

顒素及第

都官員外郎謝顒素常言既過南省就殿試訖獨詣相國寺艾評事卜肆求筮命艾布卦言曰君必及第謝密

告曰昨日殿試賦只作七韻忘作第八韻必不得也艾曰據卦足下年命俱合及第餘不知其他後果於蔡齊狀元下及第竟不知何以得之豈非命乎青瑣

呂憲改名

呂防嘗應舉京師與市易劉神善相遇甚喜同上之市飲呂曰某今歲如何劉曰且飲奉為言之久而曰將來春牓只有呂憲而無呂防君其改之蓋南省未試之前也呂遂改名憲果於李迪狀元下及第青瑣

張李異占

太宗時太史令李淳風與張文同坐有暴風自南至李云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樂者乃令騎馳往觀之遇葬者有鼓吹焉二人異占而皆應亦技之精者歟國史

補遺

趙明奇中

崔造初左遷洪州時州帥曹王將辟為倅有術士趙明者言事多奇中崔問之曰曹王奏某為副果得之否對

曰但得虔州刺史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弔而後賀又問曰我後作宰相否曰後四年必登庸及期果敕到授虔州刺史是日崔私忌果先弔後賀又謂崔曰到虔州須先驚恐既而到虔州崔舅源休為朱泚僞署宰相崔甚憂懼次堂帖召之時崔故人竇參作宰相授崔兵部郎中未幾遷給事中同平章事計其日恰四年矣劉孝標辨命論云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其崔造之謂與青瑣

王蒙占色

王蒙與趙憬布衣之舊趙既入相蒙以縣令謁之將擢為御史時德宗方親任憬所言多從蒙自喜謂繡衣之拜可坐以竢也一日詣慈恩寺見僧占色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覩君之色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之數日趙公乘間奏御史府闕官因薦二人其一蒙也既出裴延齡問曰相公奏何事公不對延齡罵云看此人奏請得行否既見問上憬向論請何事

上以語裴裴曰此大不可憬所荐必其私也他日上問憬卿何以知此二人憬曰與臣故且親上無言他日見延齡上謂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社而趙公薨後數年邊帥奏蒙為從事得假御史焉以趙憬之力而蒙猶不得官信乎僧之言不虚也澠水燕談

惟象要訣

歙州三靈山人程惟象少逢異人授要訣言人貴賤壽天無差御史馬遵應舉時問之惟象言二十四當成名

不出十年當知南方大邑仍損前妻再娶徽姓貴族皆無毫髮不應後為御史責宣城再見惟象曰不久復職今定四十七巳而果復京東漕為之數月卒年四十七云呂景初自御史出通判江寧以父諱乞換惟象曰巳別有判果移行州張方平問一丁酉人命惟象曰天賓星行初度不當作内臣壽止五十四巳而果然乃恐平也其他應驗尤多故杜待制杞曽詩云有驗如有神此亦可以見人生無一而非前定者澠水燕談

章盧同兆

術士李生傳管輅軌革法人影頗有之丞相章公嘗問之卦影畫水邊一月中有十口未幾除湖州又盧龍圖秉亦使占卦影同前之象未幾亦除知德州字雖不同而其影皆符合同前

老人飛著

明皇將平內難之前遲疑未決一日於春明門外見一白衣烏帽老人賣卜上請占之俄有蓍一莖突然飛出

挺於空中老人笑曰大吉此卦只宜卜取天下餘悉凶
然利在三日之内上乃與劉幽求鍾紹京等入平内難
安北軍捕逆黨誅韋后尊睿宗為君上使人訪前老人
莫知其處遂於所見地立廟號阿父神上親制碑詞及
書以表其異焉夫蓍筮之靈於人何也曰蓍龜不與於
人聖人用之所以兼人物之智耳卿士從庶民從兼人
之智也龜從筮從兼物之智也明皇既謀於幽求等而
又卜於老人其亦兼人物之智歟紀異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二

卜兆門下

隗炤責龔

隗炤汝陰人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後當大荒雖窮慎莫賣宅却後五年有詔使姓龔來頓此亭其人負吾金以此板責之炤亡其家大困不敢賣宅期日果有龔使者止亭中妻賫板責金使者惘然曰賢夫何善妻曰

善易而未嘗卜使者取蓍筮之歎曰妙哉隗生乃告炤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必暫窮故藏金以待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盤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還掘之皆如其卜噫炤之前知固妙矣而龔之筮不亦妙乎 晉史

僧泓戒說

浮屠僧泓者黄州人與張欽之善欽之弟訥之疾殆泓

曰公弟位當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漸愈後果至三品嘗為燕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隅他日又見說責曰宅氣索然云何共視之東北隅有三坎驚曰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後說子果皆汚賊死斥云唐史

德裕食羊

李德裕分司東都名僧問休咎僧結壇作佛事觀之曰當還公問其事僧云公生平當食萬羊今來未盡五百所以當還公驚歎曰我元和十三年為丞相張公從事

於北邙夢行晉山上滿目皆羊有牧者曰此相公平生所食羊也嘗記此夢無有知者師言驗矣後旬日振武節度使遺書於公餉四百羊公遽名僧告之僧曰公不還矣果貶崖州竟沒荒裔宣室志

杜悰救禍

李生者杜悰門下術士也悰任西川節度使時馬植罷黔南赴闕道出成都李見之謂悰曰受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得之矣黔南馬中丞非常人也且公將有大禍

非馬中丞不得救宜厚遇而結之悰驚信其言植將發悰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為植於闕下買宅所用之費無闕馬植至闕但知感悰而不知其旨尋除光禄報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貶闕也作光禄勲而已生曰姑待之俄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内牓子索撿責宰臣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博能回上意事遂寢悰乃安其事與寳

庭芝桑道茂差類故備録之以見禍福前定惟深於數者得而知也蜀者舊傳

不疑飛雉

杜不疑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疑曰按卦言之鄉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宫姓家索其雄雉籠盛置東簷下却後九日丙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可除又是休應

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丙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雄飛入籠與雄雄交而去雄雄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竒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晉史

崔圓大貴

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李含章云君合武舉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又於河南充鄉貢進士其日於福唐觀試遇勑下便於試場中名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後官果不停不踰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又圓嘗作司勲員外初釋服往見會昌寺克慎師師笑云人皆自臺入省公乃自省入臺從此常合在槍槊中後當大貴無何為刑部員外兼侍御史充劍南節度後入劍門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

致勲業崔入蜀常自説其如此蜀異志

穆生官氣

穆應之者後唐内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頗憂懼乃於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末有喜座中一僧見之有不允之色乃謂穆於寺塔前説話曰宋巡官甚不工貧道喜袁許術見秀才面上官氣已動即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宿生之分如此

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見延輝與内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數宦官出長春殿倉卒潛竹林邊帝召見穆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巳試闈入内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耶奏曰是帝欣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往中書與一好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翌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畫梵僧皂衣面貌皆昨日所見也授官之日去卜之日才五日僧云宿生之

分豈不信哉洞微志

章翁異驗

蜀孟氏朝有章翁瞽者也妙於易筮時方詔下有進士文谷田淳謝彥秀等訪之章消息既久謂谷曰得非求名乎曰然翁曰使子藝出古人之上其如命何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謂彥秀曰櫃實有寳牢守扃鐍子欲得之非五年不可謂淳曰良金在冶即當成器然用而必傾慎之可也淳果是年及第負文學性剛介不畏强禦自

犀浦簿改授龍游令排斥權貴屢遭傾覆後但縱酒狂吟免禍而已嘗有詩云閒行閒坐復閒吟一片澄然太古心拾得好詩清似玉練來虛府靜如琴已將蛇足師陳軫懶把龍頭愛華歆必也長磨到如此退身何更羨雲岑文谷字太虛聲迹甚著入場屋中衆謂俯拾及榜出不利上書訟主文許以來年狀元谷憤然致書謝曰輕則輕矣何須更掛於平衡醜則醜焉不必重窺於定鑑遂不復應舉謝彦秀果五年方成名悉如章生之言

妙哉（該聞錄）

孝先共占

費孝先字景韶善卦影歌甞一日蜀州張秀才者使占卦拈得寅時又有一人亦姓張曰某在家亦定得寅時來乃共占之得鼎卦歌曰躬讓身長福有路不尋常雙五當言道將鷄作鳳凰蜀張曰此某本意躬讓身長福某姓張也有路不尋常必得道也某為家計不興去年為恩安鎮鳳凰山計長老傳一陰醫法某遂合得萬餘

斤未敢責先問卦雙五是十當言是計字鳳凰者鳳凰山將鷄乃醬字也餘一張亦曰此事亦應某娶常氏為妻二十餘年無子夫妻焚香至誠拈得寅時止以某欲取猶子為兒妻欲取常家外生為兒故看卦決之令歌云躬讌身長福是張家猶子也猶子小名曰計郎有路不尋常是不要常家人也雙五當言亦計字也將鷄作鳳凰乃是求子為嗣也其妙如此蜀異志

蘇協貴子

僞蜀有道士開卜肆言人生平休咎皆如目覩廣政中進士蘇恊杜希言同往訪之道士謂蘇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蘇未之信道士曰成固定矣兼生貴子時蘇夫人方孕稍信之又謂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樂慍而退明年蘇及第杜果無成蘇過杏園燕生一子即易簡也杜稍信道士之言再謁之問名第雖晚成未審禄始何年秩終何地道士曰秀才勉之必成大名然其事稍異君成名之日在蘇君長子之座下杜曰欲辭得乎道

士曰從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年蘇授彭州叅軍累任外官其子易簡果以狀元及第端拱三年由翰林學士知貢舉杜始得成都解南宫奏名御前登第授常州軍事推官竟不祿如道士之言嗚呼人之稟賦信有定數古人謂宰衡之與皂隸貴賤殊也容彭之與殤子壽夭異也倚頓之與黔婁貧富别也陽文之與敦洽姸醜間也咸得之自然不假於才智以此而觀蘇杜之事安得不謂之前定耶耆舊傳

董祐賦題

進士董祐之咸平元年將赴舉頗怯於公戰嘗歇馬於信陵君廟下忽遇秣陵進士許驥自南來亦將求薦於府叙話久之許曰適於一院見一翁云開祿命書甚靈盍往謁之二人同詣各訊其生之年甲翁曰據命二君未見食祿之期許戲之曰今年狀元誰也翁曰此却知之遂於祿命簿後揭出一葉上畫一人極肥大被金紫下注曰咸平元年狀元三十董許莫能辨又問曰府試

題可知乎曰豈惟府試雖省試監試皆可見又於簿後揭一葉上畫赫日一輪此省試賦題也又一葉亦畫日一輪曰國子監賦題也二子莫測已而收其簿入於院後莫窮其跡後府試離為日賦監試迎長日賦省試仰之如日賦狀元乃孫僅最豐博年果三十其年二子果不利於春官此可以見科舉題目且皆前定況得失乎

錢希白小說

王佖遇僧

進士王俶李昭一江儼三人同詣二相公廟欲作筮於
張眼見不在乃於門側見一老僧坐戶限上手執鐵磬
謂俶曰秀才非卜今春事乎貧道布卦得否乃同坐西
廡僧乃探懷中卜錢疊為一浮圖命俶手觸之錢數於
地僧曰卦成風地觀之山火賁乃合掌斷曰東行無門
西去華山道塞畏難遊子為患俶曰易中無此僧曰焦
貢易林中詞也此卦吉當成然安於瀘屯於解江李二
人曰我何如僧曰不必布卦面可盡見須得王及第李

次之江又次之李則一幕蓋天江則一邑掃地言訖趨殿後不出三子跡之絶無人詢其門者曰適見三秀才自言語不見有僧三子甚駭其年王果登科除瀘州推官考滿改解州推官卒所謂屯於解也李昭一端拱二年登科卒於永興軍節度判官此一幕蓋天也江淳化三年登科新津主簿李順之亂踐其邑乃潛竄而卒此一邑掃地也非前定有素彼僧烏得知之名賢小說

利用極貴

致政少師趙公平叔嘗話海州推官王務本頃在筠州
依祀郡守一日聞有術者頗精郡守乃名賓寮呼術者
令遍視座客何如座中有一班行為巡檢術者云巡檢
極貴衆官皆不及坐客皆哂之郡守因問王秀才何時
登第術者顧而言曰須是巡檢入兩府方成名座間無
不咍笑而罷後王累舉不第忽聞巡檢者以和虜功為
閤門使王頗思前事又十餘歲巡檢者拜樞密使王生
殿試下遂往謁樞密因語當日術者之言翌日因對面

陳其事於上前乃名試殿庭特賜第一甲及第廵檢者乃侍中曹利用也幕府燕閒録

王生聽聲

術士王生金陵人瞽而善聽聲時丁相謂先罷參知政事知金陵忽一日車從出自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其馬蹄聲大言於衆曰參政月中必名大拜也月餘果急詔歸覲再拜中書踰年真宗晏駕丁充山陵使時王生來京師丁聞其來甚喜召宿書院厚待之俟曉入朝俾

聽馬蹄聲退語諸子曰相公福壽堅固但蹄響有西行之兆諸子責之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耶王不對後有朝僚問之曰蹄雖西去而無回聲丁果罷相分司西京繼有南崖之命夫古之術士以形聲二相言人之吉凶固有之矣蓋人之形色由衷而出形聲自外而彰參之可驗惟馬蹄之響外物爾非自我而形也不知王生之術以何而得致其妙之如是哉（該聞集）

文泰言命

司天春官正丁文泰彭門人精陶隱居三命言災福多驗李虞部畋景祐二年赴南省試訪詢之丁曰子之命金水正在高强金水必主文學然凡五星雖得位以時占之則有順有伏有逆子之命水在日前伏但有聲無實若順則有科名也畋問逆又如何曰雖在宫分得力而多患難又謂畋曰子雖無科名而官至五品壽僅百年畋後南省試天得一以清賦破題云冲者道之用也氣者一之本焉一既生於無體清亦出於先天是年過

省至御前試後切閒復考官將畋家狀與彼親之家狀互粘於卷子上（其年未有彌封之制）彼親尋及第一命授職官卒畋今員郎致仕爵上護軍年已耄期矣丁生之言何神驗如是（同前）

積善得狐

成都楊世者善卜嘗告王積善曰某日君得一野狐初以為妄也至期有村民挈一布囊而至曰偶得一狐故以奉獻嗟乎楊世之卜以數而知之一狐之微不可妄

得況富貴功名哉 蜀書舊傳

崔張不協

張曉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進士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曉自恃才名藉甚人皆目為將來狀元崔生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曉但目崔曰將來萬全及第曉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君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曉以憂憮不終場昭緯是年首冠曉以詩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

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起堅辭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君取狀頭張怒拂衣而去因之不協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裴贄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夫才之不可恃也久矣曉雖有才其如命何蜀異志

垂應紫堂

王垂裕玉局化道士深於紫堂王文康初作小官垂裕見之曰後若干年當奉使入川又若干日當知成都皆

如其言其徒李垂應王嘉言皆傳其術趙清獻抃嘗曰僕知江原縣日垂應嘗言某年當入蜀後果授梓州路轉運至梓州得垂應書言非久移成都已而果然僕官滿垂應送至新都彌牟鎮曰後六年再來此攀迎台旆彌牟距漢州二十里垂應不肯前曰漢州鼎寺丞欲名某而其人天獄星動故不敢見未幾鼎果以公事下獄僕後六年知成都先是僕以言事謫虔州一日遞中得垂應書云是行也乃必來成都之兆宜切自愛其精如

此王嘉言者字仲謨其師垂裕嘗曰誒垂應衰則汝通矣近年垂應多病而嘉言之驗果日盛一日去年言侯溥生日後三十日有小遷改如期遷職官今年言段運判通甫春季内有喜信入夏乃見果立夏前一日得報自提倉改運判後九日拜命又先告人曰王史館寅年必出中書今年春末又告人曰王相且出矣聞者莫不非笑之既而果然夫推步卜筮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者非特本之於天亦由於數觀嘉言之通必誒垂

應之衰而後驗不謂之數可乎成都廣記

曹谷命書

曹谷善星歷衍數談事如神為王欽若作命書云七十年中一一加弄珠灘上事堪誇碧油幢下聞啼鳥千里招還上漢槎欽若果七十二歲建節知襄州正得千日名還又云周匝將臨壬戌歲定鼎門前春色異一千日上少三鐶再入和羮宜盡瘁後欽若判西京七百日再入政府卒乃壬戌歲也又云臨去尚猶聞禁漏異姓嘉名

在史書欽若死之夕漏將盡無子女壻張懷玉主後事
冀公出入將相富貴壽考宜有定數至於漏刻不差則
谷之術信妙矣成都廣記

中和布算

太宗皇帝嘗遊後苑登一小亭制度極湫隘顧謂近侍
此處尤爽塏而土木卑陋如此遽命毀去將重新之於
梁間得數板記乃建隆初太祖所造上頗悔之新亭之
意遂寢一日司天監邢中和奏事得對上因以板記年

月日謂中和曰卿試算斯人今如何中和揲筮布策畢奏曰斯人已亡矣上曰何也曰數已盡矣上曰非人而物如何中和曰凡萬物異類皆不能逃五行成敗之數雖物亦當廢矣初帝以此為慊及得中和之奏乃釋然徐謂中和曰此苑中一亭子其年月乃所建人時也中和曰凡臺榭樓閣屋木數盡則廢矣上曰卿之言斯人已亡何也對曰五行木為仁仁主壽臣以其壽而言之太宗甚嘉之賜予頗厚幕府燕閒錄

從周詩卜

何龍圖中立初西川郭從周精於卜筮乃以縑素求之從周詩以贈之云三字從來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公後八月十五日改知制誥以言邊事出知秦州移之杭乃捐館何郭君卜筮之明若此抑亦以前定而知之也惜乎知秦慶而不入兩府自公始云翰苑名談

趙公寄詩

治平中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之舍一日語李曰為我白趙公促治行裝當入覲且叅大政趙異之令李與俱來張固辭曰與趙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未幾果膺名命叅政柄及出鎮青社時熈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喜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再詔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抃遂寄詩曰不同叅政同時入謂呂餘慶也也學尚書兩度來張詠也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

埃之句嗟夫凡人一行一止猶有前定况公之出將入相為時重輕豈偶然哉澠水燕談

李生三韓

進士李生者久未第訪日者訊命日者曰君遇三韓即發禄李乃徧謁貴人韓姓者兾蒙推挽至元豐初朝廷遣使高麗乃李故人名與同往至其國考圖籍乃古三韓之地使還賜出身日者之言如符契之合此可以見發禄之有地也同前

鄭滂朝官

滂嘗自言為大理司直常歎淹滯有僧寶鋭知人休咎因問之乃曰司直朝官終得但中間合為數政使府官耳既而果歷河陽浙西淮南累至檢校郎中方除比部員外郎亦如鋭師之說鋭師說事雖不皆中然此極驗者以陰隲前定之事耳翰苑名談

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二